



夜已經很靜了。靜得可以清楚地聽到四個睡熟了孩子的均勻鼾聲。她早已心疲力竭，但却沒有一點睡意。

她緊抱着最小的女兒逸珠，呆坐在竹床上。其實逸珠也早已睡着了，只是她捨不得放下手，將奶頭一個勁地湊在她唇邊，似乎要把全部的奶水，一次給這張小嘴巴吸盡。但逸珠是真的睡着了，不論如何的逗弄，頂多只收一收嘴角，像是無知的微笑。那笑很純潔、天真和可愛，她不禁又抱得更緊一點。

她兩眼投向昏暗的空間，似乎是在用心靈捕捉那可愛的笑容，永遠刻印在她的腦版上。她的耳中似乎又響起周太太的話：

「陳太太，妳想清楚了沒有？我說的沒錯。妳眼前已經有五個孩子，送人一個，還有四個……」

周太太是她的鄰居，心地很好，鄰居們有什麼困難的事，都樂意自動幫忙。自從她丈夫去世以後，周太太就時常來安慰她，並且不斷地關心她們的生活。在她竭盡全力安葬了丈夫以後，家裏已經沒有餘糧了。周太太知道了她們的處境，就送了她半包食米，又拿了一些熱饅頭來。

她把饅頭分給孩子們，自己又是一泡眼淚一泡鼻涕地哭起來。

「周太太，我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呀？」

二

周太太雖然十分同情，但也不過說些安慰她的話。

上個禮拜天的下午，周太太陪着她閒話了一陣以後，她說：「陳太太，我看妳還是把最小的逸珠送人算了。這樣妳也可以出去工作，家庭的生活，就不致發生太大的問題了。」

「我也會這樣想過。」陳太太說：「只是她不滿一週歲，還一直是在吸奶的，叫別人如何去養呢？再說，我一時也找不到適合的人家。」

「快一歲的孩子，應該可以吃食物了。」周太太說：「她吃牛奶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陳太太又揭開襯衫，把奶頭塞進逸珠的嘴裏。「家裏沒有錢買，從來沒有給她吃過。」

「大概會吃的，現在許多人家孩子都喂牛奶。」周太太說：「只是適當的人嘛……」她考慮了一下說：「我替妳注意一下看。」

本來，這只是她與周太太的一席閒話，沒想到熱心的周太太，真的在進行了。第二天她就陪了一位鄭太太來看孩子。

鄭先生是在後街賣猪肉的。鄭太太是快四十歲的人了，人既高大，身體又肥胖。家境還算過得去。自己雖然沒有生孩子，却已領養了一個兒子了。

鄭太太看了逸珠很喜愛，一直抱着不肯放手，很誠懇地對周太太說：「如果陳太太願意割愛，把逸珠給她養，那實在使她太高興了。」

周太太陪着鄭太太出去不久，又轉回來了。對她說：「陳太太，妳看清楚了沒有？鄭太太對這個孩子喜歡得不得了呢！這也許是緣份，還答應送妳一些錢，這不是再好不過了嗎？」

陳太太聽了不知說什麼是好？心頭也不知是喜是悲。過了許久她才說：「過幾天再說吧！這事情來得太突然了，我一時實在難作決定。」

今天下午，周太太又來提這件事。並且告訴她：鄭太太答應送她五千塊錢。

周太太說：「陳太太，五千塊不是一個小數目，妳不必再遲疑了。」

周太太的話沒有錯，在有錢的人家，五千塊錢也許不夠請一次客。但在她來說，足可以解決全家半年的生活，老也還可以照常上學去讀書。

可是要她就是這樣失去一個可愛的孩子，實在感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心痛。她說：「周太太，我真不知如何是好？憑良心說，我實在捨不得這個孩子。自從鄭太太來看過孩子以後，我好像覺得逸珠越來越可愛了。」

「可是現實問題怎麼解決呢？」周太太說。

「是呀！所以我心裏一直很矛盾。」陳太太說：「讓我多考慮一下吧。」

三

周太太說得上真够耐性，也非常同情陳太太現在的處境。陳太太要考慮，就陪陳太太坐着，過了好一會兒，才開口說：「陳太太，妳想清楚了沒有？我說的沒錯。妳眼前已有五個孩子，送人一個，還有四個。四個孩子還不够妳忙？」

陳太太沉默的聽着，木然地沒有一點反應。周太太見她一直不說話，也嘆氣說：「唉！母愛是天性，妳就多考慮一下吧。明天給我一個答覆，好歹讓我在鄭太太那裏有個交代。說起來這是一件成全人的事；但在另一方面說，也是拆散人家骨肉。我也不願再多說話了。」

周太太說完以後，就起身走了。她沒有站起來，連一聲「再見」也說不出來，就是那樣呆呆地看着周太太走了。直到現在，已是夜闌人靜了，她的神智，像是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。

她一手抱着逸珠，自己盤着腿坐在竹床上；一手拿着一張舊報紙不停地揮動着。

這床上本來是掛了蚊帳的，但不知在什麼時候，蚊帳已經破了。她會用漿糊在破的地方糊了一張紙，反而被老鼠把那個破洞咬得更大。今天她在垃圾堆裏檢回來一塊尼龍紗，還沒來得及縫上。這房裏的蚊子實在太多了，連蚊帳裏面好像跟外面一樣多。她已經起來掀開蚊帳搗過幾次了，仍是沒有用。她已懶得做那樣徒勞的事，反正今夜已無心睡覺，就一直是這樣用報紙有一陣沒一陣的搗着。

搗了一陣以後，她又停下手來。摸摸懷中孩子的頭髮，又捏捏她那略嫌鬆弛的小腿。窗外的月光正散落在床上。孩子們睡得非常香甜，尤其是懷中的逸珠，還不時發出天真的微笑。她現在一定是在作夢，並且可能正在甜美的夢境裏。

她想：孩子也真可憐！才一歲就沒有爸爸，又適逢這樣貧困的家庭。今後的遭遇將會怎麼樣呢？現在就只看媽媽這一念之間了。

鄭太太究竟有多大愛心，她並不明白，今後孩子會落得怎樣的一個下場，那就更難預料。她至今仍不甚明白，自己當初是怎樣被人收養的，但她完全失去了美好的童年，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四

她的養父母家裏並不少兒女，在她稍稍懂事的時間，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就有四個哥哥和兩個姐姐。她是最小的一個，也是享受家庭待遇最差的一個。如哥哥們都上了學，她到了入學的年齡，爸爸却沒有讓她去上學。

她的童年，一直跟隨在養母的身邊，聽任使喚，做一些超過她年齡和體力的家事。家裏分吃什麼小點心，她總是最後才分到，也是最少的一份。有時根本就分不到，只是看着哥哥姐姐們吃。家中任何人都可以打她，而她却不敢打任何人，事實上，瘦小的她也打不過任何人。

在她的記憶裏，她從來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。直到有一天，她跟隨着一個中年男人——就是在月前死去的丈夫，走出大門的時候，她仍是穿着一套四姐送她的一套舊衣服。

那是一個多麼令她難忘的日子！她正在洗一大盆衣服，家中來了兩個客人

。一個是人義旅社的阿婆；一個是陌生男人。那男人上身穿着白色的香港衫，下面配着黃卡其的西裝褲，舊的咖啡色皮鞋擦得很亮，年齡大概在四十歲左右。他們一進來就找母親談話。

母親那天很客氣，把他們當貴賓招待。又是糖茶，又是點心。他們的談話是高一陣，低一陣的。有時母親會繃起肩來搔頭，有時又是哈哈一陣大笑。最後，母親終於笑得連連點頭了。

她很奇怪，母親他們在談些什麼？竟談得那麼高興，並且不時把眼光射到她這一面來。

後來那陌生人打開了手裏一個小皮包，從裏面拿了好多鈔票出來放在桌子上，母親就很有細地一疊一疊地點起數來。

點完鈔票以後，母親就笑得開心了。笑着說：「阿英，衣服不要洗了，快進來抹抹臉吧！」

這時她是真的洗衣服洗得滿頭大汗了。她順着母親的意思走進廚房，母親就從竹桿上拖下一條濕毛巾遞給她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她對母親說：「我衣服還沒有洗好呢！」

「衣服妳不要洗了。等會我來洗。」母親說：「妳先把腳洗乾淨，穿上拖鞋，等下好跟陳先生一塊走。」

「那個陳先生？」

「就是坐在我們堂屋裏那個人。」母親向那邊指了一指。

「我要跟他到那裏去？」

「妳去了自然就知道。」

「我不認識他呀！」

「以後就認識了。」

她就是這樣做了陳太太。她那時才剛滿十五歲；而陳先生却已經是四十六歲了。她不敢說所有的

養女的遭遇都是不幸的，而她自己確是一個不幸的人。尤其在婚姻這一方面

，他們的年齡相差是那麼



我穿上拖鞋，跟着陳先生一塊走，就這樣做了陳太太。

懸殊，而養母竟一點也不在乎。對於一個還沒有充分長成的女孩子，根本想不到人間還有幸福這回事。

幸好後來陳先生待她還不錯，他是集父愛與夫妻之情於一身的。可惜陳先生生在經濟方面沒有基礎，付了那一分「買身錢」以後，也就兩手空空了。

以後的生活，就全靠兩個人的勞力。孩子一個接一個的生下來，生活的擔子壓得他筋勞成疾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。她想着想着，兩串熱淚又落了下來，正落在懷中逸珠的臉上。

五

孩子朦朧地在她懷中蠕動了，她忙在她的身上輕拍着，這動作驚醒了睡在旁邊的另一個孩子。她很清楚地聽到孩子在夢中給自己打了一掌，她才記起該有好久沒有摸蚊子了。她忙摸起那張報紙。在蚊帳裏來回地擺動着。

「媽，是不是天亮了？」十歲的大兒子醒來了。

「還早，你好好睡吧。」

「蚊子好多喲！」孩子翻了一個身。
「媽正在給你趕。」她將報紙又擱了起來。
大孩子並沒有好好睡，他翻身坐了起來，一面揉着眼睛靠近母親說：「媽，明天真的要將妹妹給周媽媽抱走嗎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

「不要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小養女好可憐，妹妹不要去當養女。」

孩子的話，正說到她的心坎上了。孩子只是聽人說養女可憐，但並不知可憐到什麼程度，而自己倒是親身經歷過來的。她之所以一直猶豫不決，就是爲了這道理。

「可是我們已經沒飯吃了，你也不能去上學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要去上學；我要去賣冰棒，擦皮鞋，送報紙，可以在垃圾箱裏找好多好多玻璃瓶子回來。」

孩子的話給了她很大的啓示，也驟然使她有了決心。真的，路是人走出來的。有了五千塊錢固然有半年生活好過，但過了半年又怎麼樣呢？自己已有的不幸，不能再叫孩子去嘗試。她將逸珠放在床上，自己也準備睡了。她見大兒子仍然坐着。她說：

「快睡吧，等天亮了我們就去告訴周媽媽，請鄭媽媽不要來了。」

近期進口武田新農藥

最新型柑桔蔬菜病害防除抗生物質劑



- 濃厚
- 蔬菜：軟腐病
- 柑桔：潰瘍病
- 蕃茄、馬鈴薯：疫病
- 菸草：野火病
- 洋葱：腐壞病

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

立農牌農藥信用可靠

防除：蔬菜吊絲蟲・青蟲・夜盜蟲。

敬請愛用！

益利農 乳劑

保賜靈 乳劑

治蟲靈 乳劑

強力樂果 乳劑
(大減速)

立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[所有農藥皆有登記證]